

中国文学史

二十讲

陆侃如 冯沅君 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学史二十讲 / 陆侃如, 冯沅君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80713-447-3

I. 中... II. ①陆...②冯... III. 文学史—中国 IV. 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6256 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李海峰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
规 格 145 × 210 毫米

5.375 印张 19 幅图 13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8000

定 价 1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序 例

这部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是我和沅君这几年来在中法大学，中国公学，安徽大学，师范大学，北京大学等处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。全书计分上下两编，每编分十讲，共二十讲，约十万字。大体说来，上编是我写的，下编是沅君写的；但上编中有一部分是沅君写的，下编中也有一部分是我写的。

因为是讲义稿，所以本书同一般著述略有不同：一、为讲授便利计，各讲分量须相等，故同一题材有分为两讲或三讲的。二、为节省篇幅计，全书举例仅书某文某诗的标题而不引其原文（只有第一讲插入卜辞及金文二照片，因坊间不易购得原书故）。三、为初学明了计，对各问题只说个较可靠的结论，而不去详加考证（讲授时可另加说明）。

陆侃如记于巴黎 Toullier 路八号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

目 录

序例/1

上 编

- 第一讲 中国文学的起源/1
- 第二讲 古民族的文学（上）/7
- 第三讲 古民族的文学（中）/18
- 第四讲 古民族的文学（下）/26
- 第五讲 乐府古辞/32
- 第六讲 三国六朝的诗/39
- 第七讲 唐代的诗/49
- 第八讲 散文的进展（上）/62
- 第九讲 散文的进展（下）/69
- 第十讲 戏剧、小说的雏形/78

下 编

- 第十一讲 中国文学的新局面（上）/87
- 第十二讲 中国文学的新局面（下）/95
- 第十三讲 宋代的词/100
- 第十四讲 元明散曲/111

第十五讲	元明杂剧/122
第十六讲	明清传奇/133
第十七讲	明清平话/143
第十八讲	明清章回小说/147
第十九讲	近代的散文/153
第二十讲	文学与革命/161
编后记	/166

上 编

第一讲 中国文学的起源

中国文学的起源，是不容易讲的，一来因为真的材料太少，二来也因为伪的材料太多。我们现在先把伪的材料加以辨明，其次再从真的材料中试探一下中国原始作品的情状。

伪作的辨明，分散文韵文两部分。古代的散文，严可均辑得很多。如伏羲的“教”，神农的“占”之类。这些单篇的古散文，其伪托是不待细论的。单篇以外，整部的书也不少，如三皇的《三坟》，黄帝的《阴符》之类，但是这些书的不可信，也是人所共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只选两部为一般人所共信的书来作一番简单的说明。

一是今文的《虞夏商书》。《尚书》一书在时期上分虞夏商周四代，在来源上分古文今文两种。古文的《虞夏商周书》之伪，早经从前学者证明，无庸赘论。今文的《虞夏商周书》，近人也颇有怀疑的。今文《周书》是否全伪，抑尚有一部分是真作？这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，我们留待后文讨论。至于今文《虞夏商周书》之伪，则似不成问题。今分别说明于后。

(1)《虞书》

今文《虞书》共《尧典》（包括《舜典》）及《皋陶谟》（包括

《益稷》)两篇。这两篇称“谟”称“典”，且开端都说“曰若稽古”，显然是后人的口吻。《尧典》疑点尤多，其重要者为：一、卜辞只其“十三月”而无“闰”字，此篇何得有“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”之句（马衡说）？二、近代考古学者证明商代器具尚多石制，尧时何得有“金作赎刑”之事（梁启超说）？三、“蛮夷猾夏”乃春秋时的成语，且以“夏”指中原须夏代以后方可（梁启超说）。四、“宅南交”之南交即象郡，秦以后始与中原交通（顾颉刚说），而且《皋陶谟》之生前称帝，也与卜辞金文之生前称王不合（余永梁说）。故我们决不能据它们来讲古代散文。

(2)《夏书》

今文《夏书》共《禹贡》及《甘誓》两篇。《禹贡》的重要疑点为：一、“厥贡璆铁银镂髀磬”一句中的“铁”“镂”等字，非夏时所能有（丁文江说）。二、篇中又有“荆及衡阳惟荆州”之句，其实春秋时楚地尚南不过洞庭。三、西蜀在秦惠王时尚是“戎狄之长”，禹时何得有“华阳黑水惟梁州”之文？总之，禹治水的传说既不可信，而九州之分更是后代的拟议。此篇建立在这两点上，当然是不可靠。《甘誓》则有“六卿”及“五行”，其文句又与《牧誓》雷同，所以也不可信。

(3)《商书》

今文《商书》篇数较多，我们不能在此详论，然其不可信则很明显。例如第一篇《汤誓》，文句与《牧誓》一样，当与《甘誓》同为伪作。又如一般人所最相信的《盘庚》，第一句即说“盘庚迁于殷”，但我们知道卜辞是称商不称殷的，故可知其伪托。余如《西伯勘黎》与《微子》也都有“殷”字，可类推。

由此可知，我们若据这几篇来讲散文的起源，便是“非愚即

诬”了。

二是《山海经》。此书共十八篇，相传为禹益所作，相信的人颇多，而一般辨伪的人也不大注意它。据我们研究的结果，知道它是三个时期陆续凑成的。今分别说明于后：

(1)《山经》五篇

这是战国时作的。最重要的证据有二：一、篇中言“铁”之处极多，而铁器之盛行实始于晚周。二、篇中又言及“郡县”，这也不是春秋以前所能有的。

(2)《海外内经》各四篇

这是西汉时作的。最重要的证据有二：一、篇中有“文王”及“夏后启”字样，决非禹益作。二、篇中多西汉地名，如“朝阳”“彭泽”之类。

(3)《大荒经》四篇与《海内经》一篇

这是东汉以后作的。最重要的证据有二：一、篇中有汉代地名，如“长沙零陵”之类。二、《汉志》著录只十三篇，显然未见这末五篇。

虽然此书非一时所作，然决不能代表夏代散文却是很明显的。

其次，我们讨论古代的韵文。冯惟讷《诗纪》所辑的“古逸”，篇数很多，但周代以前的几篇，如尧的《神人畅》。舜的《南风歌》，禹的《襄陵操》，汤的《桑林辞》之类，可说全系伪作；或因所据的书不可信，或因有模仿周诗的痕迹，或因诗中的史迹非周代以前所有，故均不可信。现在我们所要特别提出来讲一讲的，是《诗经》中的《商颂》。《毛序》认为商诗，一般人信此者甚多，实属大误。其较重要的伪证有五：

(1)《国语鲁语》及《史记·宋世家》均认《商颂》为宋国的乐章

(约当戴公或襄公时,正考父是“校”者或“作”者),与《毛序》不合。

(2)《商颂》的字句如“自古”“在昔”“先民”“汤孙”之类,不像商人祭近祖的口吻,倒像宋人祭远祖的语气(魏源说)。

(3)《商颂》有景山伐木以造宗庙之事。景山在宋都商邱附近,而距商都殷虚朝歌则甚远,可见所咏者乃宋朝而非商朝(王国维说)。

(4)卜辞称商不称殷,《商颂》则殷商错出;卜辞称汤为太乙,《商颂》则称为烈祖或武王。这些歧异是很可疑的(王国维说)。

(5)《商颂》字句与周诗雷同者很多,如“昭假迟迟”,“有截其所”,“时靡有争”,“约軫错衡”等是(王国维说)。

所以《商颂》实为宋诗而非商诗。我们并且可以大胆地说,一切周以前的韵文都是可疑的。

以上我们把伪的材料辨明了,下文便要根据真的材料来推测文学起源的情形。我们推测的根据有二:一是卜辞,一是金文。

卜辞乃是商人在龟甲兽骨上所刻的贞卜文辞。当光绪二十四五年(1898—1899)间,河南彰德西北小屯的农民,在种田时无意中发掘了许多甲骨。经刘鹗孙貽让王国维罗振玉诸人的收藏与研究,甲骨出土愈多,而甲骨上所刻的卜辞在学术上的贡献亦愈大。他们考定这些卜辞的时代大约是从盘庚至帝乙。盘庚相传在西历纪元前1401年即位。帝乙相传在前1155前去位。古代文学既多伪作,我们要据卜辞来考察这二三百年来有无文学的真的痕迹。这一方面,我们分两项去说明:

一是卜辞与诗歌的关系。诗歌是怎样发生的?毕夏(Rucher)在《劳动与韵律》里说,最初的诗歌是与劳动和音乐紧合着的。布哈林(Bukharin)在《历史唯物论》里也说,舞蹈、音乐与诗歌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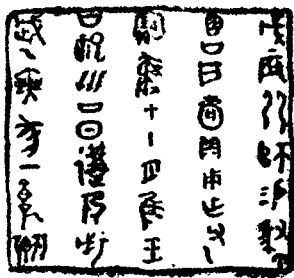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最古的形态，三样是溶合在一起的。卜辞中虽无诗字，然多乐字与舞字。乐字作“𪛗”。罗振玉说：“从丝附木上，琴瑟之象也，或增△以象调弦之器。”此外乐器尚有“鼓”“磬”“言”“𪛗”“𪛗”等，由此可见商乐已很精工了。舞字作“𪛗”。王襄说：“像人两手执鼉尾而舞之形，为舞之初字。”他处言舞者尚多，可证商舞是很兴盛的。这二百年中既然舞盛而乐精，定有许多舞歌和乐章的，可惜现在都失传了。

二是卜辞与散文的关系。卜辞虽可藉以考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状况，然它本身并无文学的意味是很显然的。而且每段的字句极短，更不能作研究作风的材料。不过其中也偶有较长的，未尝不可当作原始的散文看。例如：



此见《殷虚书契精华》第二页，记土方与囙方侵伐商人之事，实为原始的叙事散文之一例。

其次，我们研究金文。金文是金属器物上的文字。商为新石器时代的末期，金石并用。虽然前人所著录的商代铜器多不可靠，然未尝没有少数真品。例如《殷文存》里的《戊辰彝》：



这里记日（戊辰）在记月（“在十月”）之前，而记年（“惟王二十祀”）则在最后，与卜辞文法相同。以戊辰日祭妣戊，又称“翌日”，亦与商制相合。这是可信的。余如薛尚功所收“乙酉父丁彝”“己酉戊命彝”“兄癸彝”等，吴式芬所收“觶尊”“王宜人觶”等，也还可信（马衡说）。我们拿这些铜器上的文句来和上文所引较长的卜辞合看，便可明了中国散文起源的状况了。

至此，我们已经知道：一，现存周以前的散文如《虞书》之类皆伪；二，现存周以前的韵文如商颂之类亦伪；三，从殷虚卜辞所记舞与乐的情形知道那时必有许多已佚了的歌辞；四，从商末金文及较长的卜辞知道原始的叙事散文业已产生。下文我们便要研究商以后的几个古民族的文学。

第二讲 古民族的文学(上)

中国的文学史，应该托始于周民族。原来中国古民族是很多的，但文献可征的，却只有四个民族，即商周楚秦。商民族的卜辞与金文，虽能藉以推测文学起源的情状（如上文所论述的），但严格讲来还不能算文学的作品。故我们现在讲古民族的文学，只周楚秦三者，而先讲周民族。

周民族的文学在性质上可分韵文与散文，在时代上可分前期与后期。现在先述前期的韵文，即《诗经》里的《周颂》与《二雅》。《周颂》共三十一篇，它们不但是《诗经》中最早的部分，而且是现存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作品，其时代约当西历纪元前十一世纪。内容方面可分为三部分：

（1）舞歌

《周颂》中的舞歌有两种：一为《象舞》，一为《武舞》。《维清》一篇即属《象舞》，是颂文王的。《武舞》则有六篇，其五篇是《武》、《酌》、《桓》、《赉》与《般》，还有一篇则已亡佚，都是纪念克商的功绩的。

(2) 祭歌

祭歌中一部分是祭祖先的诗，如《思文》祀后稷，《清庙》与《维天之命》祀文王，《昊天有成命》与《噫嘻》祀成王之类。又一部分是与祭祀有关系的，如《有瞽》述祭时音乐，《潜》述祭时的鱼之类。

(3) 杂诗

《周颂》本以舞歌祭歌为主，此外还有些关于农业的诗如《载芣》与《良耜》，警戒的诗如《烈文》与《敬之》，居丧的诗如《访落》与《小毖》，留客的诗如《振鹭》与《有客》之类。

但是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很低的。呆板的堆砌，抽象的教训，浮浅的赞颂，充塞于字里行间，使读者不感兴趣。其中技术较高的，要推《载芣》与《良耜》中叙农家生活的几段。这种生动的描写是很难得的。

《雅》的兴起略迟于《颂》。《大雅》共三十一篇，其年代很难考知：就可考者言，大都是在西周中年或晚年，约当前十、九世纪。《小雅》现存七十四篇，年代以厉宣幽平四朝为多，约当前九、八世纪。这百零五篇的内容大约可分六种：

(1) 祭祀的，如《大雅》的《文王》及《小雅》的《楚茨》等。

(2) 祝颂的，如《大雅》的《棫朴》及《小雅》的《天保》等。

(3) 燕饮的，如《大雅》的《既醉》及《小雅》的《常棣》等。

(4) 讽刺的，如《大雅》的《桑柔》及《小雅》的《北山》等。

(5) 叙事的，如《大雅》的《生民》及《小雅》的《出车》等。

(6) 抒情的，《大雅》中没有这类作品，《小雅》中很多：有些与政治有关系的如《渐渐之石》等，有些与政治无关系的如《隰桑》等。

前三种作品之在《大雅》中者，文学的技术最劣。它们祭祀的作品也不过是祝颂的意思，而这些祝颂是抽象的、浮泛的、没有内容的。它们燕饮的作品是形式的，不生动的，没有恳挚的表情的。至《小雅》中的这三种诗却不少佳作。《楚茨》、《甫田》等四篇是祭农神的，其写田家生活是何等的动人。燕饮的作品都显示极恳挚的情谊，而祝颂的作品也都有具体的比喻和琐屑的描写作陪衬，使读者可得个深刻的印象。《二雅》中讽刺的作品则互有优劣；《大雅》中的几篇，优点在结构谨严，而缺点在教训意味太重；《小雅》中的几篇，优点在表情沉痛，而缺点在没有含蓄。叙事的几篇乃是《二雅》中最值得注意的作品。若把它们聚合起来，可成个大规模的“周的史诗”，使后代读者尚可想象古英雄的气概。至于抒情的作品，却是《小雅》所特有的。或写乱离中的痛苦、或写丧亲后的怨哀，或写失恋时的感伤，都极缠绵悱恻，沉痛动人之致。

次述前期的散文，即今文《周书》与《易卦爻辞》。今文《周书》篇数很多，除《秦誓》为秦民族的产品外，其余亦不下一二十篇。其中伪作极多，近来颇有全盘推翻的趋势。即使我们谨慎一点，至少前三篇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与《金縢》总可说是伪作。《牧誓》相传为武王时作，而其结构与东周的《秦誓》、《费誓》类，而且“是崇是长”与“如虎如貔，如熊如罴”等句亦和《国风》（《山有枢》、《小戎》、《破斧》等）与《大雅》（《常武》、《卷阿》、《云汉》等）句法相同，所以是很可疑的。《洪范》伪证更多：一，皇训君，始于战国（王国维说）；二，五行之说亦起于战国（顾颉刚说）；三，“恭作肃”一段抄《小雅·小旻》，“无偏无党”一段抄《墨子·兼爱》下所引周诗（刘节说）。至于《金縢》，其叙事之矛盾，虚字之晚出（如“于”“斯”等字），更不足置辩了，余如《康

诰》、《酒诰》及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等十余篇，也都在存疑之列。其比较可信者，当推西周的《大诰》与东周的《费誓》，我们可据以考知周民族前期散文的状况。《大诰》旧说是成王时为三监及淮夷的叛乱而作，不知确否。篇中全是警戒百官之辞。就文学的观点言，这是一篇极幼稚的作品。前后重叠的地方很多，例如：

(1) “天降割”，“天降威用”，“天降威”，“天降戾”，等等。

(2) “格知天命”，“替上帝命”，“迪知上帝命”，“天命不易”，等等。

(3) “宁武图功”，“宁考图功”，“宁王图事”，“图功攸终”，等等。

这种没有组织的缺点，在原始作品里是常见的。《费誓》时代较晚。旧说是伯禽时为淮夷及徐戎的叛乱而作。这是错误的，它实为鲁僖公时的作品，其证据是：一，古称“邾方”（如周初的《公伐叙鼎》），而此称“徐戎”；二，篇中连说“无敢……”与《兮甲盘铭》（西周末）的“毋敢……”相同；三，《左传》与《鲁颂》都记僖公伐徐事，与此篇合（均余永梁说）。所以，此篇时代较《大诰》迟至四百年之久。虽然在技术上尚无显著的进步，但是条理却比较清楚得多了。它首述淮徐作乱，勉国人戒备，继则“约法三章”——这样你便得“常刑”，那样你便得“大刑”。这可证明古散文距成立之期不远了。

《易卦爻辞》也是较早的散文之一。今本《周易》有经传两部分，经即《卦辞》与《爻辞》，传即《十翼》（《彖辞》上下，《象辞》上下，《系辞》上下，《文言》，《序卦》，《说卦》及《杂卦》）。《十翼》相传为孔子作，其伪久经论定（如欧阳修、叶适、姚际恒、崔述等）。我们所要讨论的，是《卦辞》与《爻辞》。关于八卦与六

十四卦的传说，大都荒谬可笑，即关于《卦辞》及《爻辞》，其作者与时代也都待考。我们对于《卦爻辞》的时代的假定是：托始于周初而写定在东周。《易》始于周初的证据，重要者有二：一，所含史迹多系商末周初者，如帝乙（《泰》及《归妹》），箕子（《明夷》），康侯（《晋》）之类；二，社会背景与卜辞极相近，渔牧较耕稼为盛，女性尚在中心地位（郭沫若说）。至于东周时写定之说，似未有人注意到。我们如此假定，证据有二：一，春秋时尚无定本，观《左传》所引与今本异可知；二，辞句多与东周文字相似，有似《小雅》者（如“或潜在渊”“王用出征”等），有似《国风》者（如“系于苞桑”、“大车以载”等），有似《论语》者（如“屯如遭如”、“贲如濡如”等）。这一点是很自然的。我们知道《易经》并不是古圣王说教的著作，而是民间迷信的结晶，从起源到写定当然需要几个世纪。这些迷信的作品，与近代之“观音籤”、“牙牌诀”极相近，既谈不到哲理，更谈不到文艺。然而在六十四卦的《卦辞》及三百八十四爻的《爻辞》中，也未尝不偶有一二写得很好的。例如《小畜》及《震》的《卦辞》，又如《睽》上九及《中孚》九二的《爻辞》之类，或写景如画，或表情深刻，都可为古代文学渐渐进步之征。

前期的文学略如上述，现在要述后期的作品了。我们先就后期的韵文，即《诗经》里的《国风》与《鲁颂》加以论列。《国风》原有十五，但《二南》是独立的（详后），故缩为“十三风”（《读风偶识》即标此题）了。近王国维创邶鄘二风“有目无诗”之说，于是又缩为“十一风”（《中国诗史》如此标题）。但这十一风中秦陈二风不属周民族（详后），故我们在这里只研究九《国风》。若以作品时代先后来排列，这九《国风》的次序是：邶、桧（以上西周末年的诗），王、卫、唐（以上东周初年的诗），齐、魏，（以上春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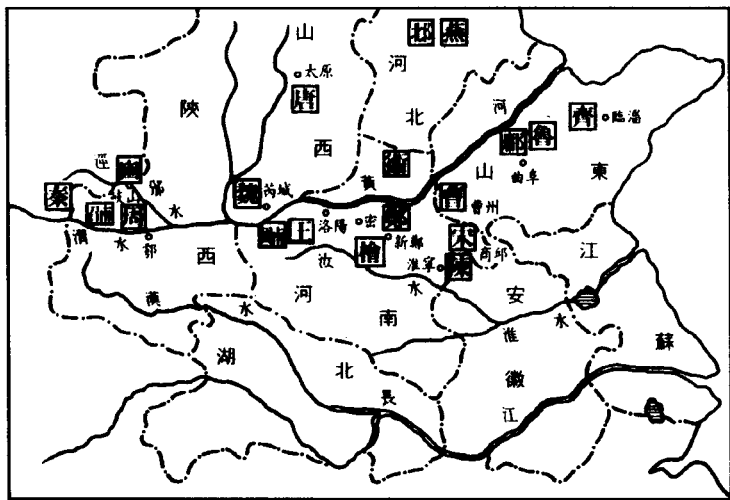
初年的诗),郑、曹(以上春秋中年的诗)。今依次略述如下:

(1)《豳风》七篇 旧说《豳风》与周公的关系都是误会,例如《鸛鸣》实是一首禽言诗,《东山》也是一首“别赋”,与政治均无关系。其中《七月》描写农家生活,最称杰构。

(2)《桧风》四篇《桧风》不甚出色,只是其中一篇《素冠》却是首极妙的言情诗,旧说附会丧礼者非。

(3)《王风》十篇《王风》多乱离之作,如《黍离》、《兔爰》之类。此外还有几篇好的言情诗,为《君子于役》、《中谷有蓷》、《采葛》、《大车》等都是。

(4)《卫风》三十九篇《卫风》向与《郑风》并称为淫,实则《卫风》情诗不满十篇,且《谷风》、《伯兮》等篇的态度大多很庄重。中国最早女诗人许穆夫人的作品即在《卫风》中,尤值得我们



《诗经》十五国风分布示意图